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貳輯·肆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明〕鍾庚陽撰

刻嘉禾鍾先生尚書
主意傳心錄十二卷

明萬曆九年劉美刻後印本

貳輯・肆冊目錄

刻嘉禾鍾先生尚書主意傳心錄十二卷

〔明〕鍾庚陽撰

一

書經彙解四十六卷

〔明〕秦繼宗撰

一八五

〔明〕鍾庚陽撰

刻嘉禾鍾先生尚書
主意傳心錄十二卷

明萬曆九年劉美刻後印本

鍾先生尚書傳心錄序

六經中惟書最古博士家蓋難言之矣然而其傳有可得而溯者蓋賢聖雖高帝王雖尊古人雖遠而其心於我不啻如室中父兄婦子之相切也何也漢唐之事雖近然有非人心者唐虞之事雖遠無一非人之心蓋人之心在焉故可為天下法故可為萬世經萬世之下能得我心而亘宇宙斯人不磨之心在此矣一勺之水可以為吞天浴日之濤孔壁所藏能散佚

其簡而其未始不完者非所能散佚也余家世業是經少嘗受讀粗得其文義晚而味之乃始有悟時為子弟說之然其詞不能不多遂不適于觀者今觀

鍾先生書說則約而該瞻而覈

蓋舉業之正途而明經之指南已

鍾先生書說者我郟侯

西星公所為耳其父

學山先生之訓而筆之簡者也

學山先生樵李宿儒振藻秣林不得究其施而發之于公其為鎮江愛

民作士有古循良風而出之以真
誠養之以鎮靜湛恩濺澤所為
淪洽於四境者皆先生之餘也莊
生曰書以道政事夫書之于政事
如詩之于性情皆在我而已故未
有不得於心而能神明其迹以見
於用者也公之聞於家庭而通之
政事者既小試之吾潤而其所為
得於心者則是編露其崖略矣可
無傳乎吾邑侯

蓉川劉公以金壇多治尚書者遂
梓而布之而名之曰傳心本所得也

夫昔司馬子長萬世史材而闇于
經學叙秦漢以來君臣事迹歷歷
如見而帝王紀乃蕪陋而難觀不能
會其詞况能得其心乎今公父子自
相師承而又以其所會心者成一家言
會通其弊于難解之詞而出之以
明易使人如見蓋長于經學者也
學者得此如篝火明燭而行乎屈
曲之途可無顛躓之虞矣余不敏頗
聞緒論遂述吾侯名書之意以為
序

萬曆辛巳五月穀旦前進士南京鴻

臚寺卿致仕治生王樵頓首拜書

臚寺卿先生尚書主簿傳心錄卷之

臚寺卿先生尚書主簿傳心錄卷之

門人王肯堂較正

臚書

堯典

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者何蓋以前雖有伏羲神農黃帝三聖人者作然上古世淳人朴制作未備孔子作易大傳不過畧述其開物成務大槩而已及堯與舜適當一元文明之會因特立政著見功跡而可為典常也讀二典者不可不知按此篇統而觀之當作三大段看曰若二條是第一段記其盛德大業之實也乃命六條是第二段記其敬天勤民之實也曠咨若時四條是第三段記其為天下得人之實也析而觀之當作五段看曰若至時雍是第一段言堯德業之盛千萬世道學治法之統皆起于此乃命羲和至成熙是第二段言堯之上理天道曠咨若時至象恭滔天是三段言堯之中理人道湯湯洪水至弗成是第四段言堯之下理地道朕在位至未是第五段言堯禪讓之事也要而言之則不外乎欽之一字曰欽明曰允恭曰欽若曰敬授曰寅賓曰敬致曰寅饒曰往欽曰欽哉諄諄以欽恭敬為言信乎敬者帝王傳心之要法也故蔡子曰此書開卷中第一義曰若稽古帝堯 一節 放勳一截

此史臣首贊帝堯德業之盛也放勳二字作冒勳雖以功言而實總德于其中達之上下四方家國天下而無所不至故曰放

勲欽明文思二句放勲之本光被二句放勲之極欽明文思皆主心上說註中敬體而明用亦心中之用特明字比欽字稍顯些故以用言耳文著見而思深遠著見亦非發見在外之謂也恭讓主身之接下說安安允克極言其盛處便說德出於性行出於實亦可德行雖有身心之異然總來只是一德故曰德之威註中惟亮性之二句不必泥此可見帝亮心法身法之盛而放勲之本基于是矣光字畧斷光者德性行實之光輝發見于功業者也被四表以周圖所及言格上下以覆載所至言此勲之放乎四表上下也而下文家國天下固已包于其中矣

克明俊德 一節 俊德截

此節放勲之實也上被格就規模看此齊治均平就事實看俊德即上欽明文思恭讓之德克明無工夫即上安安允克自然

書經主意 虞書一

五百

能明也以字貫通節親九族等乃聖人自然推行有序非有意於由家而國而天下也既睦昭明時雍有夫子斯來斯和過化存神的意思每段要貫德性行實講家齊勲之放于家也國治勲之放于國也天下平勲之放于天下也而四表之所以被上下之所以格者胥此矣一節只重聖德所及之遠上

乃命羲和 一節 星辰處斷

史臣既言堯德將叙堯政故以乃字發之非脩齊治平之後始作曆也昊天至廣至大其道難明而日月星辰之象數即天之象數也欽若之心即在曆象時節不可以曆象作欽若之實曆如今之天文圖象即璇璣玉衡之屬也紀其數則可布算之以

作曆矣觀其象則可齊合之以作曆矣所謂術不違天也曆成則人時定於上而可授於天下矣故必敬授之而不敢忽焉人時即今之曆日也作曆專為人時不可以敬天勤民平看曰欽曰敬則不惟以曆法告之而且以心法示之矣

分命羲仲 一節

上節既告以作曆之法此下四節又告以驗曆之要上是總命之此是分職而命之也註中考驗還是驗去冬已頒四季全曆至是四子各隨時考之日星民物以驗夫已頒之曆恐或有差處耳推步二字推是曆以紀數而推夫日月星辰之纏度步是象以觀之而步法夫天體之轉運也羲仲所司者一春三個月之政實主四方之夏政也推之和仲和叔皆然喁東南交以地言西明以

書經主意 虞書一

三

方言喁東南交西朔俱測候之所暘谷明都昧谷幽都俱官次之名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曰暘谷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谷者日所行之道非實有谷而日出入也實實以下句句都著考驗上句句要點出已載諸曆意出日中星鳥指春分之旦晝昏而言平秩東作民析孽尾指一春而言寅賓白出春分之旦驗其果見於卯位出於卯時否也平秩東作蓋既得全曆之後又將一春之今如穀雨芒種之類一一次序之孟春頒之有司申明一番以示之民耳如今省城上懸掛節令牌便是非至是而始頒春曆也日中不若夏之永冬之短而恰好五刻也非天象之日乃指春分之一日而言星鳥即井鬼柳星

張翼軫之七宿而鳥則其中星也以殷仲春只承日星過虛字無工夫乳化曰孽以鳥獸之孕字而言交接曰尾以鳥獸之交感而言孽尾不必分貼鳥獸溫是溫暖和是和合也

申命義叔 一節

此節命夏官也上命其仲又命其叔故曰申平秩以下部重驗曆意平秩南訛民因希華指一夏而言致致永火指夏至一日而言致致與寅寅實既不同夏官測候在南非日所出入房而夏至日行極于北陸又不同於春秋之晷故當夏至日中以土圭測其影之在午晷否也春秋出入之景既定則冬夏出日之景可知冬夏日中之景既定則春秋日中之景可知星火即角亢氏房心尾箕之七宿而火則其中星也正字與上殷字同義書經主意 虞書 四

分命和仲 一節

此節命秋官也納日在酉時酉位星虛即斗牛女虛危室壁之七宿而虛則其中星也考日星以驗秋之陰中考民物以驗秋之氣平無非所以驗曆也

申命和叔 一節

此節命冬官也不曰北而曰朔者有終而復始意朔方見天道之循環不已朔易見人事之改易無窮平在察其何事之當行而叙次之即所謂平秩也不言致日者冬至子時無景可測也

言日短而不言宵永何也冬至陽極疑於無陽而晝屬陽宵屬陰故舉晝以見夜耳星昴即奎婁胃昂畢觜參之七宿而昴則其中星也臨川吳氏曰堯命四時之官明天時以授人而其要在於度日景日晷驗初昏中星以定二分二至而已蓋分至定則四時之節候皆不差矣

帝曰咨汝羲和 一節 成歲載

此節重置閏亦作曆事治曆固明時之大要而置閏又大要之先務也曆象考驗置閏都是作曆必不可廢的曆象時節便要置閏豈特考驗後方置閏耶暮三百句原置閏之由以閏月句言置閏之事允厘二句言閏法所係之大以見不可不置也暮只指天與日會言天行健繞地左旋東出西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日行少遲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剛剛恰好彼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天二日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非日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積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行原不曾脫此初度而天所進過之一度恰同到初度而與日會遂成一年所謂暮也三百有六句有六日是舉一暮之全數有六日下補天與日會視一歲之常數固多五日而為氣盈矣若夫月行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却與天相值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則一歲共少五日有奇而為朔虛也氣盈多五日有奇朔虛又少五日有奇則一歲中餘出十日有奇了使不置閏則盈者愈盈虛者愈虛春夏易而時漸不定子丑易而

歲全不成矣故必合此餘日置為閏月大畧經三十三個月則盈虛之數消息停當氣節差移積及一月而為閏焉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盈虛皆為之消息氣朔皆為之分齊名實不乖寒暑不易春自春夏自夏而四時定于自子丑自丑而歲功成曆之作也無遺術矣以此成曆去信治百官使有所憑據以及時趨事則作訛成易之務皆不失時而日見其熙廣矣自乃命羲和至是皆一時事或以始中終分說不從

帝曰疇咨若時 一節

此上急先務此下急親賢禪舜張本乃蔡氏傳意非謂堯預存是心而先訪求此也若時即百揆之職其事亦不出作訛成易之務蓋輔相天地燮理陰陽天子而下一人也罷訟則將作聰明以亂政必不能順時以成治矣百揆之賢否係天下之利病故曰不以一人病天下

帝曰疇咨若予采 一節

上順時總治之職此順事分治之職如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類各司一事者非謂以一人而兼眾事也上放齊舉丹朱只是要逢迎帝堯亦不知朱之惡固不是個好人若雖堯之舉共工則明知其惡而荐之正所謂黨惡者也鳩有積累意僻有宣揚意方鳩僂功言能著功於已往必能順事於將來也言行不相顧表裏不相符則其立心之奸險可知矣其能順事而奏功乎

帝曰咨四岳湯之 一節

此是求治水之職也蕩蕩懷山襄陵則地不得平矣浩浩滔天

則天不得成矣二句則正見其洪水方割意下民其咨因不得其居又不給於食故也上而方命則必不能體君之心下而地族則必不能全民之命是以知其不可使之治水也堯之不然病其德而四岳之強舉取其才大率鯨之為人甚有才智治水之事亦其所優為者特做人有某些倖戾若去治水便要恃才而不肯順理必不能因水之勢而利導之耳往欽哉欲其去方命圯族之私盡行所無事之智而極其咨之民也知而復用蓋不忍坐視方割之害而一已之見或不可以先四岳耳九載句史臣追而言之也觀欽哉之命可以見帝堯愛民之仁觀績用弗成可以見帝堯知人之智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 一節

此節是求禪位之人也通節見帝堯為天下得人之難只重一個德字庸命即巽位之命明明句是開四岳以荐賢之路明揚註謂惟德是舉只是舉一人有德者非並舉以俟擇也父頑至格姦四岳述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詳舉其齊家之實德以見可庸巽命之位也克諧指兄弟言以孝指父母言卒之頑嚚者底允若之休做慢者泯謨蓋之念則所謂烝烝乂不格奸者可見矣人之常情或能勉強于父子兄弟之間而不能不發露于夫婦隱微之際故女以二女以觀其儀刑之者何如果能使二女不驕其夫不傲其舅姑不拂于夫之兄弟則儀刑之化可知而有德之實可驗矣此正試之之意釐降二女二句史臣記事之言言二女者古有次女隨行之禮也

舜典

按舜典一篇當分三大段看首至弗嗣是第一段記舜德合堯而可攝天下自正月上日至遏密八音是第二段記舜相堯而攝天子之事其及堯之終者正見舜居攝輔相之久也自月正元日至篇末是第三段記舜受禪于堯而求賢以紹堯致治其及舜之始終者正見舜禪位事國之久也慎微至八音是未為君之時也方攝位時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暇可以見臣道之勞格于文祖之後則即位而稱帝矣故唯責成於岳牧九官舜不過執黜陟之權以激勵臣下外此皆不復以身與之所謂無為而治者也可以見君道之逸然首曰溫恭次曰慎微曰欽哉曰敬敷曰寅直曰往欽終之曰欽哉堯天書紹主意

虞書一

功亦無非一敬之所在

曰若稽古帝舜 一節 允塞斷

是史臣將記帝堯禪位於舜先叙事始如此重華協于帝一帶說合身心講堯有是德之光舜復有是德之光如日月之重明故曰重華堯之光華既如此而舜之光華復如此如符節之相合故曰協帝濬哲二句是重華協帝之目濬哲文明就心內說觀其人倫之察庶物之明可見矣溫恭允塞就身上說觀其肅慄見親誠信待弟可見矣哲明恭塞是德濬文溫允是言其德之盛虞須順文講不可倒了欽明文思安安此帝堯德性之華涵于其心者也今舜濬哲文明則心法之盛有以重其一心之華而內協于帝矣允恭克讓此帝堯行實之華發于其身者也

今舜溫恭允塞則身法之盛有以重其一身之華而外協于帝矣玄德即是四者之德自其德之光輝莫掩則謂之華自其德之幽潛未見未嘗顯達而措諸事業則謂之玄合而言之猶言玄德之光華其實非二物也升聞即師錫予聞乃命以位是下文司徒百揆四岳之位蓋虞初既嬪之後復歷試諸難以驗其德也

慎微五典 一節

此言舜之主事而事治正以驗其德之盛而可禪也便作乃命以位之實不妨觀上文位字即此司徒等位可見慎微字二納字賓字俱就舜身上說然每句上却有補出舜承堯命意慎微敬慎以敷其教使民優游厭飫自得其天性之真蓋善用其教是為徽美也可與教敷五教在寬恭看納者入也入居百揆之位有提綱挈領意時叙即禮樂刑政等事無不得其理也賓字只在禮接上說要見和氣足以動人意不必說統馭有方蓋堯時自有四岳統馭諸侯舜特一時兼之耳此六句就如堯典以親九族六句上句輕下句重亦須要得過化存神意納于大麓亦百揆事一時使入山林相視原隰而已不可謂兼作司空烈風雷雨是偶值其變弗迷神色不變步武不驚之謂也五典往則德足以傳典庸禮可知矣百揆叙則德足以總理萬幾可知矣四門穆則德足以儀刑百辟可知矣遇變弗迷則德足以當大任而不動心可知矣此其所以來帝堯陟位之命也每段出來當以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貫陳氏推言曰舜德及人而人化

虞書一

九

之舜德感天而天相之功用神速至誠不亂非聖人不能也

帝曰格汝舜 一辭

此堯稱舜之德著于功而欲異其位也詢事即命為司徒等官
考言即今敷奏此官當何如理也都就命位之初說乃言底可
績三載則就今日說曰三載者考績之期也觀其功之大則其
德之盛可知矣堯之禪位不於玄德升聞之日而於歷試三載
之後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也舜當曆數在躬猶謙
讓而不處者不以得天下為樂而以治天下為憂也舜讓于德
向史臣之言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此記舜之受攝也舜唯不肯嗣位故堯且但命之攝位必於正
月上日重其事也文祖堯所後受天下者也受終之事即下文
攝位事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自此至四罪而天下咸服只除肇十有節餘七節皆舜攝位時
事註所謂舜初攝位整理庶務專指在璿三節其餘則雜載舜
攝位二十八年內之事也天下之務莫大乎治曆明時故首及
之璿之為器以璿飾之其制則東西轉運所以象天而載七政
者衡之為官以玉為之其制則南北低昂所以窺璣而驗七政
者日月運行于天有運有速五星運行于天有順有逆璿衡上
已有象象之矣羲和世守相傳其來已遠歲久易湮不能保其
無差也故又從而察之在者竭目力精神于管窺之際且有整

璿意如其合也固不嫌于襲故如其不合也亦不憚于更新若
此者果何以哉蓋以七政在天高遠而難知必觀諸天而後見
七政在器想像而難合必驗諸天而後待故察其在器之七政
以齊量其七政之運行使或遲或速或順或逆之數無不與天
合也齊字不可就當合字合字在齊字內見出至是則天時以
定曆法以審矣此帝舜體帝堯欽若昊天之心以為教授人時
之地者也

肆類於上帝 一節

此祀神以告攝也承上秉舜既受終而首急於觀象矣後此則
何為哉即祭上下神祇以告攝位耳上帝在天之神類非郊祀
之時而同郊祀之禮也六宗神之麗于天者必精意以享之推

書經主意 虞書一

十一 四十五

敬天之心以及在天之神則告攝之意仰焉有以達諸天矣山
川在地之祇望者不至其地而瞻望以祭之也群神之麗于
地者亦徧舉而祀之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則告攝之意
俯焉有以達諸地矣所謂主祭而百神享之者也

輯五端 一節 音句截

上是告攝於神此是觀諸侯以與之正始見今日總攝之權在
我而非前日之君矣輯五端非真歛其端乃徵召諸侯執五端
而來朝也此正月內事既月以下正月後事乃日二句一起事
謂驗之而即還之也詢察禮意是詢察之時曲盡其禮意也班
瑞亦隨其來見之先後隨驗隨班非待岳牧逐一見完方一齊
班出來也一節只重班瑞上

歲二月東巡狩 一節 西禮載

此記舜攝位之時行巡守之事所以維持封建也正朔之建法度之詳與夫風俗之趨向禮器之等級皆出自王朝而班諸侯國固有一定之制而不可易然上下易離而人心易玩苟不時巡而考察之則侯國之中不用正朔者有之不遵王制者有之僭越名分者有之烏能大一統而無異政哉崇祭天望祭地告至也肆覲東后重舜見臣上王帛生死只是東后執此來見不是舜去受他的協時月二句依註講須繳出先粗後精先本後末意協只把王朝所作曆日與侯國所頒曆日合同對過一遍非作曆也同律度量衡亦然五禮有隆殺厚薄之殊乃風俗之所係脩者因時而損益之也五器有尊卑等級之分乃禮數之所經主惠 虞書 十二
所在如者一如王朝之所用也卒乃復者事未畢不敢復既畢不敢留也曰如岱見四山之禮同曰如初見四時之禮同曰如西見四方之禮同互文也歸而告廟只是告歸非以六事告之祖也歸而告則出而告可知用特者大事既畢故舉盛禮也在璿璣出至正日班瑞于群后截上行于王畿者四方之政下行于方岳者一方之政皆攝位事肆類出至東后亦在群后處截以攝位為主上是攝位初之庶事下是攝位後之巡狩事以祀神親臣看上祀神則受終告攝而親臣則四方之諸侯下祀神則東巡告至而親臣則一方之諸侯也輯五瑞至東后上是諸侯朝天子下是天子適諸侯同律度二句以禮樂為主上是同制度而先于樂下是同風俗而重于禮見禮樂自天子出大

一統之治也

五載一巡狩 一節 四朝載

此記舜立朝巡之期亦維持封建之法皆攝位時事也巡狩述職之法堯時已有而五載之期則自舜始立之也五載作頭貫一巡四朝說敷奏三句專言群后述職之事須依註相因下去言庸功或以一正朔等事實講或以開賢路等事實講俱覺欠穩巡守之所考察者不過維持一統之紀綱法度而已至于岳牧群后為治之事則非一端可盡莫若以總治分治講或稍渾成耳敷奏以言如今之朝覲說事如遞須知冊是也明試以功如今之監司定守令考語是也車服以庸如今之旌獎是也然猶未陞其官其言不善則戒飭之如今之戒飭是也然亦未罷其官但可言賞罰不可以言黜陟蓋唐虞之制必九載三考然後黜陟幽明也敷奏以言與益稷敷納以言不同敷納就未仕之人言因言以觀其蘊也敷奏就己用諸侯言因言以考其功也試而曰明或善或不善一毫不可隱匿也

肇十有二州 一節

此記舜即位之時經理天下之事也肇字只管首句冀州帝都之地其壤既接于北狄而其勢又廣于九州故分之青州在冀州之東王畿要害之所其地廣漠且近外夷故亦分之一則多置侯伯以宣天子之德意一則嚴禦外夷以壯王畿之翼衛也肇字重新設三州而九州亦要申明其舊界也封亦重新封三山而九山亦要申明其舊識也川不言十二者川無大小悉以

濬之難以數拘也大禹治水功成而此復濬之不過畧為疏導
預防水害耳蓋恐其久而復湮也肇州所以廣德化封山所以
慎封疆濬州所以防民害皆經理之大者也三句平看○十二
山冀州霍山兖州岱山青州沂山徐州蒙山荊州衡山揚州會
稽山豫州華山梁州岷嶓山雍州岳山幽州醫無閭山并州恒
山營州瑩丘山也

象以典刑 一節 賊刑載

此記舜攝位時制刑之本末而因原其制刑之心也象以五句
是條理之正立法之常經也青災二句是權衡之宜法外之意
也須見由重即輕由輕即重意象乃象魏之象人君制刑以討
有罪莫非奉乎天討之公也故曰如天之垂象以示人報刑以
書莊主意 象以典刑 一節 賊刑載
治夫奸而弗若政者朴刑以治夫頑而弗化訓者肆赦賊刑但
兼五刑鞭朴就欽恤意即寓在七句內史臣原出舜的心事制
刑雖有不同而欽恤此刑之心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所謂欽
恤云者持重謹畏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無罪者不
得濫刑也赦無罪固是恤慶而誅有罪亦是恤慶如必出人之
罪而後為恤則無罪者不得申而有罪者反得釋民之受冤者
多矣惡在其為欽恤也恤是憐恤就制刑時說致敬而恤其刑
所謂好生之本心也或以欽恤平看或以恤刑作欽哉之故或
以恤字作憂字看或以末句作用刑說俱非

流工共于幽州 一節 羽山載

此記舜用刑之當亦攝位時事也放重于流竄重于放殛重于

竄共工得罪於已驩兜得罪于人三苗得罪于朝比鯀得罪于
天下罪有大小故法有輕重也四罪以天下之怒為怒而無有
作惡也咸服服其流放竄殛之咸當也不可以此節作欽恤之
實徐說不從

二十有八載 一節

此節雖記堯之終實以見舜之相堯歷年多而施澤于民久也
聖德廣大指欽明等恩澤隆厚指平章協和等百姓服美不安
四海聞樂不樂總是思慕堯德澤之深如此三載還屬百姓句
却貫四海句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上是堯崩而感人言堯之終也此是舜即位而告廟言舜之始
也還就遭喪明年說若服闋而後即位則三年之中天下事誰
其主之言格文祖則其格堯廟可知

詢于四岳 一節

自此至時亮天功皆記舜初即位事此節言舜既告廟即位首
謀治于四岳之官四岳總率四方諸侯居內以統外者也詢是
圖任之意非商確之謂關四門三句便是或三段或兩平皆可
關字着力虞使四方諸侯各舉所知于四岳而四岳荐之天子
也明目達聰使四方諸侯各竭耳目之力察民間之休戚以達
于四岳而四岳轉聞于天子也關四門有以天下為一家之氣
象焉明四目達四聰有以天下為一身之精神焉

咨十有二牧 一節 壬人斷

此託舜謀治于各總其州之官蓋理外以承內者也食哉五事
句句要見處之得宜食哉惟時養民之先務文氣亦覺稍異宜
另講所以遂民之養也系遠句對俾德句遠通就各州而言舜
能使民各得其所所以全其養也親君子使民蒙其惠遠小人
使民不受其害所以安其養也總來只是一個中國順治蠻夷
指荒服言非附州之夷也率服慕生養安全之樂仰仁人君子
之化而相率以來服也有賴中國之養以為養意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 一節 疇載忒哉處又斷

此舜求總治之人也百揆揆度天下之庶政而岳牧侯伯之官
內外之治無所不統者也奮庸奮迅激昂日新不已意熙載即
不廢墜帝堯之事非有加于堯也亮惠熙也采疇帶載也亮采
書經主意 虞書 上六 五十四

惠疇詞平而意中采即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事疇即天地神
人上下民物之類而庶類者庶事中之疇類也百揆之官率百
工以明亮庶事于以順成乎庶類使常如帝堯庶政惟和庶績
咸熙之口也伯禹治水成功而能稱乎司空之職則其能任百
揆可見矣汝平二句當串看大意云百揆之任固汝之所宜居
矣然司空之舊職非他人之所能代唯汝仍此職以畢其已成
之績而於百揆之事則兼行之而悉勉焉可也汝往哉內要含
司空兼百揆以熙帝載意通節只重知道有能三句求知道之
人也舍之舉舜之俞皆以禹知道也禹之謙讓三人為知道
也舜之不聽其讓皆以三人之知道不及禹也

帝曰棄黎民 一節

此三節要重因禹讓而申命其終舊職意阻饑須看得活不可
謂天下之民皆阻厄于飢也播種百穀棄之居是職也久矣但
洪水初平之後播種之艱四海九州之廣豈能皆知播種而無
一人之不阻于飢者乎下不親不遘寇賊奸宄亦然播時百穀
者順天時之早晚因地利之高下以樹藝之使無一人之阻飢
而終其養民之事也

帝曰契百姓 一節

不親指情義卑難言不遘指倫理紊亂言二句詞平而意重要
見是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而未歸於教者教數在教
化為重務上見非故其職也寬字就在教數內如教以教民之
親而又寬以待其自親不強之以必親也教以教民之遜而又
寬以待其自遜不強之以必遜也

帝曰皋陶蠻夷 一節

寇賊奸宄并刑流但指華夏言唯蠻夷猾夏故華夏之人亦衆
間而竊發也註中在內在外指王圻內外言情法不可寬宥者
則刑之三就者刑有輕重也情法有可矜疑者則流之三居者
流有遠近也四句只是開叙聖人用法之有等不是一律而施
工夫全重在明字明察其刑之當輕當重流之當遠當近乃能
使刑流當罪而人無不信服重而遠者不以為濫輕而近者不
以為縱不唯華夏之人革心向化雖蠻夷亦聞風而畏服矣克
允弗作效言見不可不明耳此皋陶之明刑所以弼五教而使
付全其養者也

帝曰曠若予工 一節

上三節是申命其職者此三節是新命其職者工虞之事非百揆之比故不咨而命之一節重一個順理若工是工藝中度不與淫巧以蕩上心成器中禮不失侈陋以亂朝制註中巧字乃行所無事之智非以作聰明為巧也諧字即若意

帝曰曠若予上下 一節

上求工官此求虞官也草木鳥獸上下俱有聖人以萬物為一體故曰予若者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以順物之性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 一節

此求典禮之官只重在知禮上可與咨求百揆節參看知禮者非徒知禮之文而又達禮之情立心無愧于天地制行可合于書經主意

虞書一

十八

四九年九

鬼神者天子為天地人鬼之主而與其尊卑昭穆之禮者則在秩宗也夙夜二句示以事神之本在於一心不待叙秩其禮當敬雖早夜之間須時時敬以直內可也唯清根寅直來無工夫亦不是寅直之效往欽哉是往敬其職不可就把欽哉當寅字看而寅直清之意却在其中欲其盡寅直之功以期于唯清之地于以端事神之木而盡其秩宗之職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 一節

此因伯夷讓夔而命之典樂也夔為伯夷之所讓必其中於典樂之選矣故命之天子之元子公卿大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故不可不以樂教之而預養其中和之德也直寬剛簡是言胄子之性溫栗無虐無傲是以樂教之欲其如此也

註中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具則又專在于樂不是過文法正是打轉命汝典樂教胄子來詩言志三句言人聲之所由生律和聲一句言人聲之所由和此四句俱就人聲說是作樂之本至八音廣方被於樂二句串說克諧之中聽之者又不覺其倫次之侵奪言樂之和也薛氏以純如訓克諧嫩如訓無倫倫亦通但可把來辨明字義不必以此作眼目符之郊廟奏之朝廷而神人且和况于胄子教之豈有不和者哉出乎人者謂之聲被諸器者謂之音註中體用功效也須明白體謂發於性情自然之音也用謂以之教胄子而和其德性也功謂以律和之也效謂神人和也

帝曰龍朕 一節

書經主意

虞書一

十九

四九年十

此亦因伯夷讓龍而命之作納言也殄行震師俱承讓讓蓋說之得行每承君命之出納因而肆其謀耳殄行是於王命納時離間在位使不得行其志也震師是王命出時假傳政令以駭人也夙夜出納朕命開闢說是言納言之常職重在唯允二字命令政教審其果出于上意而無小人賁緣于其間然後出則說說不能震師矣敷奏復還審其果出于下情而無小人依附于其內然後入則說說不能殄行矣不必以當于理講敷奏復還亦謂之朕命者以其皆達于天子也

帝曰咨汝二十 一節

自詢于四岳至惟允十一節既分命之以職矣此則又總告之也四岳九牧職在于內治外治百揆庶官職在于總治分治二